

人鳥情未了



扎根深山，乐在其中



记录观测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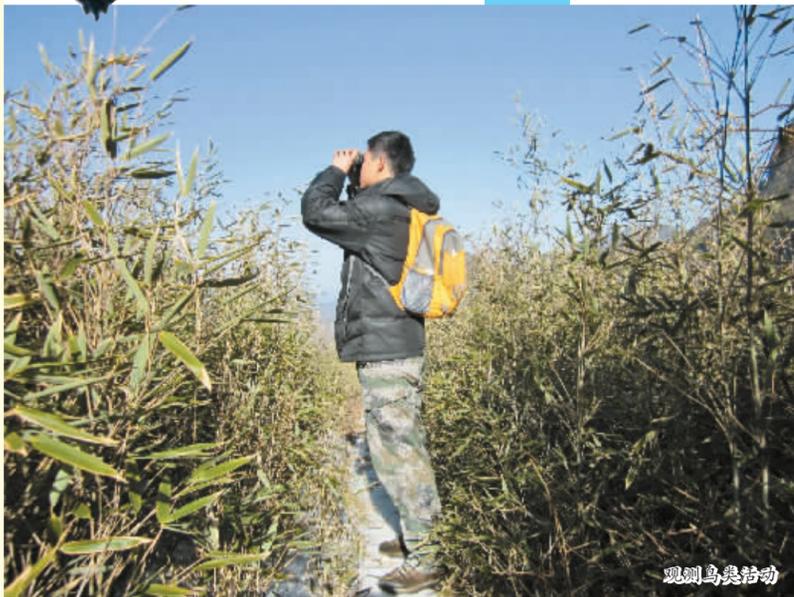
监测到的中国中部特有鸟类三趾鹑雀



群鸟栖树



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“金雕”



观测鸟类活动

“我发现了一级保护动物金雕，还观测到了红腹角雉、红隼！”刚见面，郝光便兴奋地告诉记者。迷彩服、布胶鞋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兴奋的眼神充满坚定——这就是万源市官渡镇项家坪花萼山自然保护区的鸟儿守护者郝光，本文的主人公。

安徽人郝光，25岁，万源市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，鸟类学研究生，2012年“千名硕博进达州”引进的专业人才。

才进环保局，领导惜才，让郝光在机关办公室，不到一个月，他要求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。在管理处办公室待了几天，便主动申请到海拔近2000米的花萼山自然保护区中心保护站。当时恰逢10月末，城里秋天的尾巴还未褪尽，但花萼山上已是白雪皑皑。郝光带着国庆才结婚的妻子到山上，住就是几个月。

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维管植物2000余种，有苍鹰、鸢、赤腹鹰、红隼、勺鸡、白冠长尾雉、红腹角雉、红腹锦鸡、领角鸮等多种保护鸟类。项家坪保护站在花萼山山腰，这里汇聚了秦巴山脉的所有壮美——山峦如聚，峰脊如刃，云海飘渺；遥望远方丛林，群鸟且歌且舞，恍如人间仙境。

“这架望远镜是他花6000多元买的，弄得家里几个月都买不起米。”郝光的妻子语气里满是责备。“他每天早上整理好装备从项家坪出发，沿着清风林，迂回九面纤，边走边看边记，步行十余里山路，再回到办公室整理资料。遇到不解的问题，就到屋外一个固定电话点电话请教自己的导师。”

郝光的妻子告诉记者，这里不通电话，也没有网络，到了冬季水都断流，她只得自己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挑水。这些都是“小事”，郝光都不管。

郝光最在乎的事是：若遇到电话请教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他必须得下山，将图片和文字资料传给他的导师和鸟类研究专家。所以，他平时很注意收集问题，基本上一个月下一次山，处理完问题后又迅速回到山上，生怕多耽误一天又错过一个重大发现。

观察鸟类，掌握它们的种群和数量，并及时记录，这是郝光每天必做的工作。在花萼山住了半年多时间，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成了郝光的朋友，那些南来北往的鸟儿，更是他的知音。

“选择到花萼山工作，这是我作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这些鸟儿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好的朋友，你可以躺在厚厚的草甸上，仰望蓝天，自由地与鸟儿们‘交谈’。”郝光一兴奋，诗兴大发，话里诗意浓浓。

下山的时候，郝光小夫妻为我们送行，路上，郝光的妻子打开手机，播放着郝光最喜欢的歌曲“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……”

让成年人回味，让小孩子“品尝”——农村娃的“野水果”

【前几日，看到城里水果摊上的水果，突然想念童年在农村时吃的那些“野水果”。参工30多年了，现在一想起小时在山坡上摘的野果子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那酸味、涩味、甜味、苦味，令人久久回味……】

只要是四川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子女，三四十岁的成年人，小时应该都吃过树上或藤上结的桑葚、野地瓜、糖梨儿、火棘、刺泡儿、牛奶子泡、野李子、拐枣儿、菱角、高粱秆和包谷秆，以及一些叫不出学名的野果。今日，记者把这些野果“端”出来，让成年人回味，让小孩子“品尝”。

农村娃娃到了五六岁，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在放牛割草时，就会教他们爬树摘野果，并教会他们野果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。记者“端”出来的野果都是可以吃的，有的还很好吃，有的现在还成了城里人的零食。

桑葚，农村叫桑泡，一般生长在田坎边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年端午前后，桑葚就成熟了，记者和同伴们像小猴子一样，爬上树摘吃桑葚。我们坐在树杆上，拉近树尖，哪颗熟了吃哪颗，边吃边笑，高兴得不行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全国到处发展蚕桑，很容易吃到桑葚，没有大桑树，就找没有嫁接的小叶桑，结的桑葚也多，随手拉一树梢都有好多颗。

桑葚熟透了就黑了，不能吃，那可能是萤火虫、蚂蚁爬吃过的。要选那些黑红黑红的桑葚吃，不酸不涩，甜滋滋的。吃完一次桑葚，就像喝了紫药水一样，满嘴都是紫黑的，手也跟着污了，一时半会儿还洗不掉。若不小心，桑葚汁滴到浅色衣服上，那就洗不掉了，还要遭大人一顿骂。

农村一年四季都有野果，到了六月六，野地瓜熟了，农村娃又会去山坡上刨地瓜。地瓜藤像果树一样，年年都会结果。地瓜有公母之分，母地瓜藤结的果才可以吃，大如指头，像小草莓，红红的，十分甜，拉开地瓜藤用镰刀撬

就行了。公地瓜藤结的果里面汁少，看起有霉状，不能吃。因为好吃，六月间再大的太阳，汗水一颗颗的，农村娃都要跑到山坡上刨地瓜，再拿到山泉水里一淘，就美美地吃起来，那样子跟野人吃东西一样，十分惬意。

糖梨儿，又叫刺梨子，在山坡上很常见，达州城区的凤凰山上就有。它长在刺藤上，果实上有毛毛刺，果子里也是毛乎乎的，它的毛毛粘在身上很痒人。娃娃搞恶作剧，就把毛毛搓在同伴的脖颈里，痒得你不停地扭。看到糖梨儿，要小心去摘，摘后搓去表面的毛毛，再分开挖掉里面的籽子，就可生吃了。糖梨儿药用价值很高哟，有健胃、消食、滋补、止泻的功效。

火棘，我们那地方叫水红子，一般生长在贫瘠的山坡上，漫山遍野都是。一根小孩手臂粗的火棘树，要结成千上万颗火棘，整颗树看上去红彤彤的，在山坡上格外显眼。农村娃看到火棘，喜欢一把把地摘来吃，味涩涩的。有时也掰几根结满火棘的枝丫回家，插在家里的木窗格上，装点童年的生活。

椴子，像个“子弹头”，可以炒来吃，味道和板栗一样。但农村娃娃都不喜欢吃，喜欢把它当作玩具。

牛奶子泡，像桑葚一样大小，外形像牛奶子，红红的果，吃起酸酸的。还有不知学名的拐枣儿，它的果子外形拐来拐去，像个“九”字，长在地上。吃起来是丢的果皮多，吃进去的果实少，味也涩。到了成熟时，有农村人摘来拐枣儿到城里一把把提着卖。

农村野水果还有许多，这些野水果虽然不值钱，却给那些农村娃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。



桑葚

拐枣儿

野地瓜

糖梨儿

牛奶子泡

火棘

□胡治中

相亲

我上初中那年，外婆很权威地对母亲说：“我看风儿也不小了，该找个妹妹管管他了，免得他一天到晚像个野人一样到处乱跑。”母亲对外婆的话很是赞同，忙问：“有合适的人选没有？”外婆说：“有哇，就是我队上王富贵的幺女，人品好，做得一手好针线活，烧得一手好茶饭；家境又好，他爹还是生产队的会计，呼风唤雨，来势得很哩。”一番话说得母亲很是心动，当即拍板，择日相亲。

那天，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一路翻沟过梁，山歌野调信口吟唱，很快就到达了外婆所说的王家。房子是农村典型的三合院，屋檐上挂着一擦擦玉米高粱，左猪圈右牛舍，看起来是个殷实人家。走进大门，屋里坐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在刮洋芋。

外婆说：“风儿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王姑娘。”那姑娘闻言朝我望了一眼，我顿时如遭雷击，妈呀！简直是白天撞到鬼，那姑娘的脸半边黑半边白，出门绝对影响市容，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逃出来的。

跑到外婆家，外婆还有一个劲地问我：“风儿，看上莫得？你看那闺女多好啊！”我说：“外婆，我年龄小，胆子也小，今天你弄个演鬼片的出来，差点连魂都吓落了。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或者落下个什么后遗症，这就是你老人家的不对了。”一番话把外婆气个半死。

转眼又是当兵第三年，获探亲假。探亲的首要任务，就是回家物色一个对象。那时，文革还没有结束，老百姓的生活还相当苦，农村尤其。山里人由于穷，有了姑娘便早早地随便嫁个人家，也算是找了一条生路。我回家时，该出嫁的姑娘都出嫁了，没出嫁的也早已名花有主了。农村婚姻市场形势是如此严峻，又是如此低龄化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

眼看探亲假就快到了，我八字还没有一撇。正在着急之际，有一位贫下中农老大妈前来说有一位姑娘愿意相亲。全家喜出望外，母亲忍痛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宰了，父亲把院子扫了一遍又一遍，全家人站在地坝边迎接客人。

当时的情景至今难忘：那姑娘来了，哪里是一个人哟，简直就是一座山嘛。虎背熊腰，牛高马大，真正一副好身架好劳力。母亲把我拉到一边，悄悄问：“怎么样？风儿，瞧上没有？”我对母亲说：“我就是一辈子打光棍，也不愿意跟一头河马生活在一起！”

母亲生气了，训道：“亏你还是一个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，怎么这么没见识？你看人家那身架那劳力，连山都说得回来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再说话脸蛋又不能种庄稼更不能当饭吃，生儿生女是靠脸蛋吗？”母亲左劝右劝，我横竖不答应。那女的见我死活不愿意，也就不勉强，吃过午饭，拿着母亲送的一截布料和10元钱，悻悻回家去了。

转眼从军营到校园。在那个正瞧女人一眼也要被视为小资情调的荒唐岁月，我们在校园相识了，从此开始了秘密接触。我们偷偷摸摸地进行了长达半年的“地下活动”，毕业那年暑假，女友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，她的父母要见我。虽然我和女友早已心心相印，但她的父母没有明确表态。到了周末，我诚惶诚恐地来到了女友家里，屋里早已坐满了女友的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几个戴盘盘帽儿的。一看那阵势，我心里先就虚了场合。

在众目睽睽下，我开始一一回答他们的提问。一位戴盘盘帽儿的首先问道：“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”看样子像是公安局查户口的。我脱口而出：“我爸是种秧委员。”“什么，你爸是中央委员？”一屋子的惊诧。我忙说道：“是种秧委员，不是中央委员。种秧委员是生产队评的技术职称，相当于学校骨干教师。生产队有五大员，除了种秧委员，还有饲养员、记工员、保管员和计生员。”“哦！”屋子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尔后，我便一一回答他们的提问，包括籍贯、姓名、简历、社会关系、有无前科等。

几个小时过去了，综合考评的结论是：这小子虽然其貌不扬家境贫寒，但忠厚老实不轻浮不好滑。特别是那一米八几的个头，又是当兵出身，倒也给人一种安全感。之后，是女友父母的“廉政”谈话和工作勉励，内容无非是热爱家庭、忠于老婆、勤做家务、工资实行收支两条线、不得私设小金库等。

考核顺利通过，我作表态性发言，郑重承诺：今后，我一定紧密团结在以老婆为核心的小家庭周围，找准坐标，摆正位置，不争权、不揽权、不越位，遵纪守法，不断开创家庭建设的新局面。岳父母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女友脸上早已开满了灿烂的笑容。短短的几个小时，她就取得了未来几十年的领导权、指挥权和财政大权。我犹如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一样，顿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壮。不过很快释然，在那个荒唐的岁月，是我的女友不嫌门第枉驾屈尊，在众多男人中选择了我。

不过，在此后的生涯中，这些条约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时时禁锢着我，使我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也幸亏有了这些条约，方能使我能够精心构筑爱的小巢，营造出幸福温馨的生活。



成长故事

□本报记者 龚其明